

心灵深处

〔苏〕阿·鲁季科 著

刘玉芯 译



心灵深处

◎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刘玉芯 译

心灵深处

〔苏〕阿·鲁季科 著



Арсенний Рутко
Сквозь Сердце

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64版本译出

心 灵 深 处

〔苏〕阿·鲁季科著

刘玉芯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涪水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3插页 200,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300

统一书号：10107·405

定价：1.35元



作者像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通过对尼基季奇和塔尼娅父女两代工人的描写，热情颂扬了普通劳动者诚实、纯朴、勤劳的优秀品质，讴歌了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美好心灵。塔尼娅是个青年女工，她所热恋的科斯佳，是工厂里的一个风云人物，先进工作者，而且相貌出众，曾使得不少姑娘对他倾心神往。但在进一步的交往中，塔尼娅终于发现，科斯佳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法，妄图加害于在生活上曾一度失足而决心改正的另一青年工人季姆卡，于是她便在讨论吸收科斯佳入党的会议上，挺身而出，勇敢地揭露了科斯佳的丑恶灵魂。

作品以细腻的笔触，着力塑造了塔尼娅的可爱形象。它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应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怎样培养这些品质。

原 编 者 的 话

阿尔谢尼·鲁季科是苏联读者所熟悉的《不朽的大地》、《蓝色的大海》、《迷人的星星》和《在绿色的摇篮里》等一系列作品的作者。

他的这部作品是献给我们同时代的人的。中篇小说《心灵深处》，书名本身就意味着是要强调那些使作者激动不安的道德和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通过尖锐、紧张的人物内心活动和性格冲突来表现普通苏联人民的命运是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书中人物包括已经领取养老金的莫斯科世代工人彼得·尼基季奇·博古特和他的女儿塔尼亚·博古特，一个天真无邪，诚实可爱的姑娘。她曾爱上科斯佳·沙罗诺夫，后来逐渐看清他是一个灵魂卑鄙的人；书中还有干过小偷又决心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季姆卡·洛巴切夫以及神父的女儿西玛。

小说促使读者深思这样一个问题：未来的人应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

——译自原书——

第 一 章

塔尼娅房间的窗子对着花园。秋天和冬天，菩提树上光秃秃的树枝怯生生地敲打着玻璃窗，似乎是在请求让它们分得一点温暖。而在夏天，阳光透过波浪般起伏摇曳的绿叶，柔和而欢快地照进房间。冬天，房间里常常变得使人觉得不舒适，雪光冷冷地反照到所有的东西上：墙上、还有天花板，仿佛一切都铺上了一层薄冰。然而到了夏天，甚或是春天，自四月末起，房间里就好象住进了一个爽朗温和的人，变得暖洋洋而有生气了。家具摆设都闪烁着阳光的斑点。四周墙壁上，上下浮动着的淡绿色的光束，宛如被春风吹皱的一池清水。

说实在的，平时塔尼娅很少注意这些小事，因为只要藏在枕头底下的闹钟苛刻地冲着耳朵一响，她就得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接着刷牙、洗脸。随后一边匆匆忙忙地梳辫子、穿衣，一边不时地望望跑动着的闹钟指针，心里老惦着一件事情：该不会迟到吧。可是，好象故意跟她过不去似的，落到手边的老是些不需要的东西，要不就是一只袜子反了面，梳子掉到沙发背后。而车站上总是挤满了人，她赶到地铁月台时，总碰上装有软橡皮的车厢门刚巧“呼”的一声关了。莫非要迟到了？只好跑上地下铁道车站的升降梯，最后，还得跑一段最长的路，到厂门口足有两百米，直到跑进挂衣间才终于能轻松地吁口气：没有，没迟到！

而每逢节假日、星期天，摆在床头柜上的闹钟——这个严厉无情的神灵——宽厚仁慈地沉默着，它那黑色的指针几乎停在年久发黄的字盘上不动，就是说，可以在床上多躺半个小时。可奇怪的是，在不去上班的节假日里，不知怎么却睡不着了。种种思绪和回忆便没完没了地涌出来，赶走了睡意；家务事也搅得人不得安宁，就连最微弱的、隐约可辨的声响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譬如，在不远的地方，大概是在勃隆纳亚大街上，有辆载重汽车驶过；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在窗下尖声尖气地嚷嚷了两下；由远而近的飞机的隆隆声，震得玻璃窗直抖，随即慢慢消失。

……今天也是如此。塔尼娅躺在床上想：瞧，塔季扬娜，一束束淡绿色的阳光已在墙上漾开了；听，棕鸟在窗下的菩提树枝头唧唧鸣啾，鸽子在屋檐下生气地发出咕咕声……

隔壁房间里，传来翻报纸的沙沙声——父亲正在翻阅《真理报》。

塔尼娅倾听着周围微小的动静，倾听着自己的心声，她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她从没料到，科斯佳会这样亲切地说话，这样善意地微笑……两年前，她刚进工厂那会儿，当她去翻砂车间时，穿过铸造车间并在里面耽搁了一下，科斯佳就用嗔怪而严厉的目光瞧着她，要她让开，要她别站在过道上。可是昨天……他是怎么说的？“塔季扬娜，你是翻砂车间所有的姑娘中最可爱的姑娘。”……真想知道他有多大了，最多不过二十二、三岁吧？可他却已经是班长，大家都尊敬他，不仅班里的人尊敬他，就连一些老师傅和车间主任也是如此。他的班是最好的作业班之一，怎么会不受到尊重呢？

隔壁房间里，传来更响的放报纸的沙沙声。彼得·尼基

季奇沙哑地咳了几声，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鞋子踩得轧轧响，这是他的嗜好。自从母亲死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大约几千公里，这似乎有助于驱散忧愁，摆脱回忆，减轻痛苦。可怜的父亲！他一天天显得愈来愈孤独、忧愁。虽然在人们面前他装得挺有精神……他和那些象他一样领养老金的人在街心花园玩骨牌，玩最没意思的“接龙”，以消磨时光，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并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乐趣。从前他还常到工厂去，在生产合理化及发明事务管理处做点事，在宣传站值值班……可现在不热心了，冷漠了。“塔姑娘，我去不去都一样，什么也不会改变，不会因此而进展得更快一些。看来，我已经干到头了，眼睛也完全不济事了。”

确实，他变得很厉害，衰老了。自从妈妈死后，他就打不起精神来……好在塔尼娅没有和同伴们一起去垦荒，要不然他一个人在家里该怎么过呢？现在，照看他就象照看小孩一样……要是照顾不好，他就不吃、不喝，就会象这样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责备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惋惜失去了的一切……这也许就是老年吧……

今天是个晴朗无风的好日子，——窗下的菩提树叶纹丝不动，好象是用嫩绿色玻璃铸成的一般。这就是春天。有多少朦胧的、但却令人欣喜的希望在心中萌生，有多少期待啊……虽然思念妈妈的悲痛还没有完全平息，但这悲痛已不那么强烈，因为悲痛是无法压倒生活中的欢乐的……

塔尼娅双手枕在脑后，惬意地伸了个懒腰……不错，这主意好极了，乘摩托艇去兜兜风，这比乘轮船要有意思得多，可以喜欢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可以在森林里散步，要是水不凉的话，还可以痛痛快快洗个澡，晒晒太阳……遗憾

的是没有得到科斯佳的允许，不便去邀娜斯坚卡，看她在哪儿会玩得更快活，因为她花点子多，还挺调皮的。

彼得·尼基季奇朝半掩着的门里看了一眼，他低着头，从老花镜框的上面往外望了望，后脑勺的银发象鸡冠似的竖着。他刚刚刮过脸，两颊光得发亮，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两道粗粗的眉毛困惑地扬起来，额上布满了皱纹。

“还在睡呢，工人阶级？”

他摘下眼镜，目光无神、昏花而诧异。他来到塔尼娅的房间，在她脚头的沙发床边坐了下来。他脸色灰暗、疲惫，好象刚下夜班似的。

“爸爸，你又没睡觉？”

“睡了，睡了！还做了好些梦哩！等等，别急，工人阶级！我梦见了什么来着？”彼得·尼基季奇望着天花板尽力回想着，塔尼娅望着他，心想：他不是在想，而是在编造！“啊哈！你想想看……我梦见——在西伯利亚一个什么地方，可不是？到处都是雪，白茫茫的一片……一点声音也没有，懂吗？静得简直要使人发疯……雪地上的一条路象被砍出来的一样，象刺刀那么笔直笔直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哇，走哇，突然看到一个人迎面走过来，定睛仔细一看，哎哟，眼睛都看疼了……你知道是谁？我们的阿妈，是的，是她。她好象不是在走，而是在地上漂。我朝她走去。‘玛申卡！’我叫了一声，可她就在我离我不远的地方消失了……象浮云一样……”

彼得·尼基季奇望着地板，用拳头擦了擦满是烟味的白胡子，然后恳求地望着女儿：

“塔姑娘，怎么样？我们已很久没到她那儿去了。我们

上她那儿去，栽些花吧……好吗？正好是春天……天气也晴朗……要不，我们都快把她忘掉了……”

塔尼娅双手撑着沙发床坐起来——弹簧发出清脆的轧轧声。她抬起手，毫无必要地把头发理了老大一会儿……科斯佳怎么样呢？到运河去玩吗？难道十点钟以前就可以到墓地打个来回吗？

父亲戴上眼镜，直楞楞地盯着她。她立刻点点头：

“好，爸，我们去吧……这梦是你瞎编出来的吧？”

彼得·尼基季奇困窘地咳起来。

“唉，干嘛要瞎编呢？”他站起身来。“茶我已经放上了。起来吧，工人阶级。”说完，转身走了。

塔尼娅又看了看表，要是抓紧点兴许还来得及，八点还差几分呢……

她把被子一掀，凉鞋毫不费劲地就套到了脚上，那件还是妈妈做的蓝色连衣裙象小鸟一样飞上了她的肩头。快点，快点！

浴室里有人，门闭着，里面响着滋滋的蒸气和轻柔的哗哗流水声。塔尼娅和在炉前忙着的胖胖而善良的克拉夫季娅·谢苗诺夫娜打了个招呼，就在厨房里的水池上冲了个脸，因为她一分钟也不愿意耽搁。

早餐时，她暗自叹着气，不时偷偷地看看表。父亲边喝茶，边讲新闻，可她几乎没听。不错，她知道，昨天车间午休时人们谈到了阿尔及利亚在打仗……真可怕，世界上总是有地方在流血，每天都有一些人过早死去……

他们总算出了家门。在街上，塔尼娅请父亲等一下，她在小手提包里找到两戈比硬币，径直往自动电话亭跑去。

她记得科斯佳昨天告诉她的电话号码。歇口气后，她拨起电话号码。回答的是一个女人响亮而忧郁的声音：

“喂？”

“请叫科斯佳·沙罗诺夫。”

“找科斯坚卡吗？”这个忧郁的声音慢悠悠地说，“等一下。”

话筒里传来金属的沙沙声，模糊不清的音乐，远处的说话声，——电话大概是安在走廊里。就在塔尼娅担心接电话的人不会去叫科斯佳的时候，话筒里传来他的男低音：

“什么事啊？”

“科斯佳，是我。”

“塔季扬娜？说吧，我听着呢！”

“你要知道，科斯佳，我有些意外的事，可能要迟到一会儿。”

“喂，怎么要迟到一会儿？请注意，我们是到彼斯托沃水库去，就是乘摩托艇至少也得一个小时……到底有什么事？”

“呵，你知道……”不知为什么她不愿把她和父亲要到墓地去给母亲扫墓的事告诉他。接着歉意地说：“各种各样的事，怎么也推脱不了……”

“塔季扬娜，我还没求过你做什么，是吗？现在我请求你，听见了吗？”

“是的，科斯佳，听见了……”

“别理睬那些非办不可的事！是要洗衣服吧？两位老人好吗？”

停了一会儿，又说：

• • •

“呵，是的……”原来，他竟忘了她母亲已经去世。

接着又响起柔和、低沉但是气恼的声音：

“就这样吧，别扯什么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啦！你的事情稍为放后点做！否则我会见怪的……”

“科斯佳！”

“你明白吗？我会非常生气的！十点钟前等你。就这样！”

“但是……”

电话里传来远处金属的沙沙声，接着是一阵短促而气恼的“嘟嘟”声。塔尼娅叹了口气，走出电话亭。显然，十点钟前来不及赶到……

第 二 章

去墓地的一路上，塔尼娅老想着科斯佳。从前她觉得，他是个难以接近的人，象是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站在高高的桥楼上，象塔尼娅这种普普通通的凡人是绝对不许上去的。这倒不是说，科斯佳很高傲或者盲目自大，只不过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大概生来就该指挥别人。不过，这也许和科斯佳长得漂亮有关：他有一张长着鹰钩鼻的清秀的脸，一对闪着金色光点的深褐色眼睛，两道用眉笔画过似的剑眉，威严而鲜艳的双唇。

奇怪的是，谁在电话里问：“找科斯坚卡吗？”是他的母亲，姐姐，或者是他的姑妈还是姨妈？真想知道，他在家怎么样——心肠好吗？待人温存、和蔼可亲吗？

起初，塔尼娅怕他。她总感到他很严厉，尽管她不在他班里工作，甚至也不在他那个车间，但是当他碰见她的时候，也会训她两句。说实在的，起初对她的批评也完全是应该的。因为装满了炽热金属的钢包，从里面溅出来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火星，头顶上起重机的轰隆声和凌厉的铃声，冒着刺鼻蓝烟的模型框，一堆堆渐渐冷却下来的暗红色的铸造工件——这一切都使她感到害怕。似乎只要走错一步，就会有有什么东西坍塌在她身上，把她压扁。于是，她急忙退到一旁避开。可科斯佳在铸造车间走来走去，什么也不在乎，而那些东西

仿佛在躲避他，给他让路。

确实，工厂里有许多姑娘，特别是铸造车间有不少姑娘向他投去爱慕的目光，向他献殷勤，可他根本就不理会她们这些微妙的表情。塔尼娅早先以为他已经结了婚，要不就是爱上了工厂外面的某个姑娘，所以才瞧不起其他人。哪知他根本没有相好的人。不过塔尼娅很难相信这点，因为他的确太英俊了！

塔尼娅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到了墓地。父女俩买了一盆腊菊和一盆石竹，在农具租借处借了一把小铲，然后朝妈妈的墓走去。妈妈是土生土长的莫斯科人，她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是安息在这块墓地上——这里有他们“自己的一块地”。这块地用窄木板条围着做了个篱笆，里面竖了些木头十字架。妈妈的墓上没有十字架，只有一块平整的灰色石板，上面刻有名字和生卒日期，因为根据她本人的意愿，下葬时没请教士。小土包上长满鬃毛似的青草，妈妈生前栽的一丛丛紫丁香现在已长得比篱笆高出了许多。

墓旁几根插在地里的柱子上，安着一张长凳，塔尼娅和父亲坐在凳上休息了一会儿。树荫下很凉爽，散发着青草和新鲜油漆的气味。

塔尼娅又想到了妈妈。她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给亲人扫过多少次墓啊！她的父亲，塔尼娅的外祖父，在古容的工厂、现在叫《镰刀和锤子》的工厂里做过工，而且在那里轧断了手：上衣的袖子被卷进齿轮传送带里面去了。据说，古容的律师在法庭上证明，不幸事故的发生，罪过在于工人，所以不给他养老金。没有手的人不仅不能再当机械工，甚至连看门人也当不上。他气愤已极，开始喝起酒

来。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他是喝酒喝得昏迷不醒——伏特加毁了他，他醉得倒在电车底下。塔尼娅的母亲玛申卡，那时才十三岁，便到糖厂去当了“甜苦工”。

卫国战争中，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失去了两个儿子。塔尼娅已记不得他们，两个哥哥上前线时，她才学会爬。两张发黄的阵亡通知书至今还和父母亲的身份证保存在一起。另外还保留了笔记本和教科书，滑冰鞋和雪橇，运动会奖状和毕业证书，一些卷发的和梳辫子的姑娘的照片……也许这些姑娘早已出嫁，生儿育女，只有在痛苦的时候才回忆起自己的初恋以及被埋葬在异乡的无名战士们……

彼得·尼基季奇吸完烟，在凳边按熄烟头。

“好啦，你休息一下，去转转吧，孩子。我去给花松松土……好吗？”

塔尼娅知道，这种时候父亲独自一人呆在这儿心里要好受一些。于是，她沿着绿荫掩映的小道和绿树丛的尽头徘徊，好奇地细细打量那些十字架、那些大理石和花岗石的墓碑，念着刻在上面的碑文。这些长眠于此的人生前是些什么人？他们希冀过什么？有过什么样的欢乐，遭受过什么样的不幸呢？在那块老墓地里，坟墓上都立着大理石雕成的或青铜铸成的想飞却飞不起来的安琪儿。在一座座花岗石做的读经台上，摆着一本本书页展开的大理石质福音书。有商人、有小市民，有官吏，还有各色各样达官贵人的老夫人：“享年九十七岁……”而妈妈死的时候只有五十三岁——要活还不够活哩。

一条宽敞的、沙子铺成的林荫小道一直延伸到教堂的砖墙那头，从那个角落里传来了忧伤的歌声。教堂的旁边也有一